

# “X化”结构构成限制及条件

秦华镇

(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084)

摘要:现代汉语中的“X化”能产性很强,功能上也很有特点,近年来的使用频率日趋上升,“X化”结构的词几乎每天都在增加。但是,我们常说:“现代化、工业化、规范化、绿化、美化、老化”等,却从不说:“( \* 雷锋化、\* 长化、\* 大化”等,这说明在“X化”内部一定蕴含着某种规律支配着这个结构的运转,“X化”的强大的能产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本文根据调查结果<sup>[1]</sup>对这种限制做一些初步探讨,认为一个成分能否进入“X化”结构大概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1)“X”本身在概念上的要求;2)语用频率上的限制;3)类推作用的影响。

关键词:X化;可延展性;语用频率;类推

中图分类号:H041,H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5)04-0076-03

本文讨论的“X化”结构是指在已有的汉语成分之后加上语缀“化”形成的一种构词格式,比如我们经常见到的“气化、汽化、工业化农业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现代汉语中的“X化”结构能产性很强,功能也很有特点,近年来使用频率日趋上升,“X化”结构的词几乎每天都在增加。我们认为,“X化”结构中,三音节的词语占主要地位,是这一结构的主流,双音节的“X化”结构相对少得多,四音节以上词语比例更小。

“X化”结构最开始出现时候主要是翻译外语中的词,当时汉语的“X化”结构相当有限。但是,随着“X化”结构使用的增多,同时由于外来语言影响和语言的类推作用,汉语中出现了很多的自己创造的“X化”结构,这一结构成了汉语自己的构词方式。

不仅“X化”结构数量增加,而且能构成“X化”结构的“X”以及“X化”的语法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单纯地将“X化”结构与英文中的词尾为-ize的动词简单对应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文章里要讨论“X化”结构产生的限制和条件。这方面的因素主要是“X”在意义上是否和“化”具有相容性,是否具有“可延展性”。其次是语用频率效应和类推作用的影响。

## 一、“X”成分在概念上的限制

虽然“X化”结构目前仍在大量产生,而且其内部语义复杂,但仍然不是所有的语言成分都能进入这种结构的。这方面比较主要的限制就是“X”本身在概念上的限制。

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比较抽象的一点就是,“X”成分必须和“化”在概念上具有相容性。这一点会导致“X”本身就有相应的属性,这一点我们文中称之为意义的“可延展性”。

根据我们整理所有收集到的“X化”结构,我们发现,能够进入“X化”结构的词语,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或者是多音节,其意义本身无论是比较具体的还是比较抽象的,都需要

具有一定的“可延展性”。所谓“可延展性”,我们认为,是指一个语言成分具有能够变化或者能够成为别的变化结果的意义空间。如果一个语言成分其意义不具有这样的延展性,这样的语言成分就很难进入“X化”结构,比如“\* 雷锋化”之类的词语。

所谓的“可延展性”,大概可以在两个相度上获得延展,一个期待的方向,一个是憎恶的方向,下面具体解释。

首先是这个成分表示的概念在当时的语境下面是否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物。如果这个事物在当时的语境下并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理想,那么就很难进入“X化”结构,比如,虽然“沙发”和“方桌”都是同类的词语,表示家具,但是我们能够找到“沙发化”的语例,却很难找到“方桌化”的语例,如:

(1)所有的桌子都宽大,椅子都沙发化,让人如置身于家中客厅般放松。<sup>[2]</sup>

我们在我们的语料库和Baidu上没有发现一例“方桌化”的说法。

因为,一般看来,“沙发”在人们的视野中是比较值得期待的一种事物,而“方桌”则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值得期待的程度,所以“沙发化”这样的词语可能出现在实际的语言材料里面,而“方桌化”却很难出现在里面。

但是我們也有这样的语例,“妖魔化”、“脸谱化”,显然这样的事物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这样的“X化”结构在实际语料中间还有很多,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概念所表示事物是认为所憎恶的,那么这个语言成分也有可能进入到“X化”结构。

这样看来,从语义上来看,如果一个概念本身具有“可延展性”,而且这一概念表示的事物或者是“值得期待”的,或者是为人们所“憎恶”的,这样的语言成分就有可能进入到“X化”结构中。表达那些不值得期待,也不为人们憎恶的事物的语言成分,是很难进入“X化”结构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方桌”。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成分事物会成为值得期待的理想呢?这样的问题我们试图考虑回答,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努力可

收稿日期:2004-12-30

作者简介:[韩]秦华镇(1980—),女,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

<sup>[1]</sup>我们所依据的语料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料库,另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CCRL语料库,作出的《读书》杂志79-98年所有的文章的检索,(以下简称《读书》语料库)

<sup>[2]</sup>语例来自Baidu搜索网页。

能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面,认为所期待的事物自然就有可能不同,虽然这个事物在这样的语境下面不值得期待,很难进入“X化”结构,但是在别的语境下面可能是值得期待的,只有存在一个值得期待的语境,这样的成分就可能进入“X化”结构,并进一步进入现实的语言材料中间。由于“X化”结构是在“五四”之后才大量出现在汉语中间的,因此“五四”之后中国出现的很多新鲜的事物大都具有可期待性,因此表示这些事物的词语大都可以进入到“X化”结构中间,比如:

法国化 美国化 军事化 民主化 政治化 科学化 群众化  
机械化 集体化 现代化 胶车化 电气化 水利化 全球化  
本地化 法律化 程序化 制度化 滚珠轴承化

同样,出现的一些惹人憎恶的事物也能够出现在“X化”结构中间,比如:

殖民化 买办化 庸俗化 法西斯化

关于“可延展性”的解释,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研究,比如黄晓蕾(2000)。黄文认为“X化”结构都和程度有关,凡是能够进入“X化”结构中的“X”大都可以放在“很X”的结构中去,“X化”结构都可以显示“X”的程度含义,只不过“化”表示的程度含义具有过程的意义,而“很”表示的程度具有量的意义。这一解释从一个方面看到了“X化”结构中的“X”在意义上的特点,但很明显,很多“X化”结构中的“X”是不能进入“很X”中的,比如:“直选化、灵物化、人格化,性别化”等等。

因此,仅仅把“化”所表达的意义和程度相联系不能解释更多的“X化”结构,虽然这样的解释可能比我们的解释显得更具体。为了使得我们的解释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我们追求一种比较抽象的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只有根据相关的研究取向进行选择。

## 二、语用频率的影响

“语用频率”一词我们借用邹韶华(1993, 2001)的说法,是指词语及句式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中使用的次数。相应的,语用频率效应是指,因词语及句式在语用中出现的次数的多寡而对语言的意义、结构等产生的不同影响。例如,“我在教室里等人”与“我在教室外等人”这两个句子的结构完全一样的,但是,

(2a)我在教室里等人=我在教室等人

(2b)我在教室外等人 我在教室等人

就是说,a句中的“里”可以省略,但是b句中的“外”不可以省略。这说明,从意义上看,“教室”隐含“里”,但是不隐含“外”;从结构上看,a句中的“教室”可带零方位词而不必加“里”去表达。这种意义和结构上的差异是与“里”和“外”的语用频率直接相关的,根据相关统计,“里”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外”的使用频率。这种“里”、“外”使用频率多寡对语言运用中方位意义及结构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频率效应。

本文中我们借用“语用频率”来解释“X化”结构的限制,希望通过这一概念能够解释“X化”结构产生。本文研究语用频率效应对“X化”结构的影响主要是根据我们调查得到的语料,这里的频率都是在一定范围的语料中间的频率,属于抽样频率,不过我们为了研究的准确性,我们尽量使我们语料范围大一些。

在调查过程中,“X化”结构的出现频率和文体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科技书面文体中间,“X化”结构的出现频率远远大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大多数“X化”结构都是已经常用的“X化”结构,而在科技书面文体中出现的“X化”结构中有相当多一部分还没有进入到正常语言材料中间来的,有相当多的“X化”结构还是根据相关的需要临时造出来的,甚至有一些是根据修辞手法临时造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根据外来语临时翻译过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X化”结构的出现频率在不同文体中颇为不同。

在根据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中,输入“化”这个关键字后,一共可以找到2202条语料(含重复出现的情况,下同),其中报刊语料1626条,文学语料352条、应用文语料127条、口语语料97条,从中可以看出“X化”使用数量在不同场合的差别。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如果将现代文学作品(以老舍、张爱玲、鲁迅的作品为代表)与当代文学作品(以王朔、余杰、余秋雨为代表)各取50万字左右比较一下,经过统计,可以看出后者的“X化”使用次数和组合方式明显多于前者,具体的比值大致是1/9。如果将上述现代文学作品“X化”的使用与网络汉语比较,那么这个比值的分母会更大,而且组合方式上的差别也更加明显。

不仅不同的文体在共时平面上,“X化”结构的语用频率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同样的文体中的“X化”结构的语用频率在历时层面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在近现代以前,“X化”结构的语用频率是相当低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翻译外来词而出现的“X化”结构。但是随着“化”意义的演变和外来语影响的增加,“X化”结构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了。由于使用频率的增加,使得“X化”这样的一个构词结构变得逐渐固定下来,根据这个结构所造的词也就越来越多了。当“X化”这一结构成为汉语中一个能产性较强的格式之后,就有更多的“X化”结构在汉语中出现。这又反过来使得“化”的虚化程度进一步增高,很多原来可能不能进入的词语慢慢得变得可以进入“X化”结构了。

## 三、类推作用的影响

类推(analogy)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术语,一般是说语法中的例外形式变得整齐规则的过程(Crystal, 1985)。例如,英语构成名词复数的规则模式会对不规则形式产生影响,可见于儿童早期学话阶段对不规则形式的处理,如经常出现 \*mans、\*sheeps等形式。类推创造是语言演变的主要倾向之一,例如故英语中过去时为不规则变化形式的动词,后来发展成为以规则的-ed形式结尾的,例如 help 变化为 helped。

现代汉语中虽然没有英语那样的曲折变化,但是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类推作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动宾结构”对汉语短语的影响,尤其汉语中所谓的“离合词”对汉语中短语的影响,下面的几个例子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发现的:

(3)注意点

(4)放在微波炉里微一微

(5)这种病B超是超不出来的

其中(3)句是我们在公园里面听体育教练对运动员说的

话。一开始,运动员们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教练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强调说,“注意点速度”。显然,这是受到“注意点”类推的影响。(4)句是我们最近在看 CCTV 电视剧的时候注意到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把凉的饭菜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但是没有说加热一下,而是说“微一微”;我们认为,这里说话者的心里是把“微波炉”看作一个动宾结构了,因而顺势就推出了“微一微”的说法,并没有注意到“微”本身实际上并不是动词,这是受到了动宾结构的类推影响。(5)句是我们在医院听到医生对病人的说话,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是受到了动宾结构的影响的,只是觉得“B”不能成为离合结构中的动词,所以就选择了后面的“超”字。由此可见,在汉语中类推的作用是相当强的,说话者往往会很据已有的比较熟悉的结构来构建相似的结构,无论这样的结构是否合法,以前是否出现过。如果这样的新的构建能够流行开来,那么新的构词就会进入汉语的词汇,并又可能进一步成为别的类推作用模范的对象。

类推的作用在词缀构词上也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Dirven & Verspoor(1998)指出,如果一个词缀抽象、概括的意义与一个词根的任何一个意义都能相容,即二者具有语义上的相容性(semantic compatibility),那么这一词缀就可以类推到这个词根上面。D&V(1998)举的例子是英语中的-able 词缀,它是由法语引进的拉丁语后缀,其拉丁语原形为-ible,只能加在拉丁语词根上。经过本族语词缀同化之后变化为-able,就不仅仅局限在拉丁语词根上面了,而是可以加在许多及物动词之后,其意义相当于“能被……的”。英语中有 drinkable, reliable 之类的词语,但是如果形成 \*buyable, \*cuttable, 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但是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没有这种形式。究其原因还在于后缀-able 的意义不是简单的“能被……的”,而是“具有能被……的内在能力”的意思。由于大多数事物本身不具有“可买”、“可切”等天然属性,这些性质都是后人人为加上去的,因此 buy, cut 不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内在能力。因此,它们不能后加-able,但是却可以形成 unbuyable, uncuttable 这样的形式。因为从认知的角度来讲,这是为了描述事物的某种凸现属性(salient property),而这些属性往往是已知而有长期被忽略的。

根据这些观点我们来看汉语中的“X化”结构。在“X化”结构中,“化”一般的是被看作语缀的,我们也参考上面类推作用对词缀的影响来研究汉语中的语缀“化”。根据王力(1958)的说法,汉语中的“化”是来自外语的,是汉语为了翻译的方便而从日语中借来的一个构词成分。这样在最开始的时候,“X化”结构就只是翻译外来语的,汉语自身还没有自造的“X化”结构出现。但是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语言之间交流的加深,还有汉语自身的包容性,当然还有“X化”结构本身的强大能产性和独特的表达能力,汉语中的“X化”结构大量的出现,这些“X化”结构已经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外来语的翻译了,比如下面的这些词语就不能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翻译:

散文化 小说化 戏剧化 诗歌化 谓语法 宾语法 定语化  
小品化 相声化 语言化 戏曲化 曲艺化 纲领化 战略化  
低级化 高级化 高档化 高速化 先进化 永恒化 作家化  
学者化 模范化 委员化 军官化 诗人化 平民化 股东化

汉语中“X化”的说法源于英语却多于英语,在数量和组合形式上后来居上,表现得十分丰富,这说明汉语中“X化”能产性明显强于英语,类推性强于英语。或者说汉语的使用者们更习惯用这样一种词语模的方式来表达。汉语中大量的“X化”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说法。通过对比找出英语中对应汉语“化”的词缀,除了经常提到的“相当于英语的-ize, -ization 的‘化’”,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可以说十分丰富,且使用并不统一,同一个言语片断有很多种说法,还有一些干脆是通过短语和短句来说明的。

虽然“X化”的能产性比较强,什么样的成分能够进入“X化”结构中所受的限制较少,但还是有一些成分在目前看来是不能进入“X化”结构中,至少我们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语例。但是这些成分将来能否进入到“X化”结构中间呢?这一点现在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我们认为,如果根据类推作用的原理,有一些成分是很有可能进入“X化”结构的,至少一些成分进入的可能性比另一些成分进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下面我们看一个相关的例子,如下面的对比:

a, 西方化——西化                      b, 东方化——\*东化

在实际的语言材料中间,“西方化”、“西化”都是能够经常看到的,而且,我们的调查现实,“西化”是从“西方化”演化而来的,最近在学术界又出现的了“东方化”这样的词,<sup>11</sup>如果按照前者的对应,似乎也可以出现“东化”的对立,但是我们在语料中间只发现了一例“东化”的用例,而且类似于一种修辞上的造词,如:

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语例来自 Baidu)

基本上可以认为,“东化”在现代汉语中还没有正式被使用。但是 b 有可能根据 a 类推出“东化”这样的说法来,这里在理论上是具有一种类推的可能的,而且现实的语料中间已经有了一例语料。所以,根据类推作用,我们似乎可以大胆的预测,“东化”的说法将来可能会更多的出现在实际的语言材料中间,并且有可能和“西化”一样使用广泛。

这里可以看出,汉语中存在着一些“X化”结构是通过类推作用得到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有一些例子,比如:

现代化——近代化                      西方化——东方化

这些对立中的后项都是受到了前项的影响类推出来的,为了表示相关的意思而产生的,本来在语料中前项都是限于后项出现的,后项的出现是受到了前项的类推。

因此我们看到,类推原理在“X化”结构的产生中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X化”结构在产生的时候所收到的限制主要是来自于语言成分的概念意义,如果一个成分的概念具有意义的延展性,这样的成分在理论上就有可能进入“X化”结构。同时“X化”结构产生还有语用频率和类推作用这样的条件。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X化”结构的语用频率逐渐增大,这样的结果又对语言的发展具有类推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汉语中“X化”结构的大量增加。

根据目前的整理和“X化”结构本身的能产性,我们可以预测,“X化”结构的使用会越来越多,而且会在不同的文体或者是媒体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在这个过程中,“X化”的构造规则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这会导致更多的“X化”结构的出现。(下转第 85 页)

<sup>11</sup>这是我们在《读书》语料中检索得到的,而且其出现的语例大都是有引号的,这也说明了,这样的词语在当时虽然出现,但是还没有完全正常进入实际语言中间。

作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网络的发展让人欢喜让人忧。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只有转变教育理念,加强网络道德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拓展学校德育途径。不断创新时期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常晋芳.网络文化的十大悖论[EB/OL].http://www.culstudies.com,2003- 10- 4.
- [2] 向学勇,李新华.网络与大学生社会化[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2,12(17).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 万新恒.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5] 学生工作部.试论网络文化对高校学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EB/OL].中国学工网,2003- 05.
- [6] 刘彬.网络时代的道德规范[EB/OL].摘赛迪网,2002- 08- 02.
- [7] 张云.大学生与网络道德[EB/OL].人民网,2001- 05.

## On the Influence of Cyber Culture on the Mor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YANG Yu-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60)

Abstract: Cyber (internet) culture as a symbol of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ermeated into every walks of life in our society today. As a new media, internet exert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mor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Practitioners in moral education are urged to direct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right outlook on the world, life and values.

Keywords: Cyber culture; College student; Moral qualities; Mor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孟青]

(上接第78页)

参考文献:

- [1]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商务印书馆,1979(1961).
- [2]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3]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M].商务印书馆,1980.
- [4]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1952).
- [5]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1999(1996).
- [7] 程丽霞.语言接触、类推与形态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8).
- [8] 汤廷池.汉语派生动词“化”的概念结构与语法功能[J].中国语文研究,2002(1).
- [9] 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2).
- [11] 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2] 崔玉珍.“化”字的语法化过程及其辨析[J].语言科学,2004(6).
- [13] 冯胜利.论汉语的韵律词[J].中国社会科学,1996(1).
- [14]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句法和词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5] 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On the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of "x-hua (nize)" in Chinese Philology

QIN Hua-z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philology "x-hua" (deriving perhaps from the import of English structure "nize") as a grammatical structure is prolific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phrase, and new words with "x-hua" are ever increasing. Xiandaihua (modernize), Gongyehua (industrialize), Guifanhua (standardize), L hua (virescence), Meihua (beatify), Lachua (aging) are common phrases in the Chinese vocabulary. However, not every word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x-hua" structure. This indicates that a certain principle rules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structure, and its proliferation is limited to certain condi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se issu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re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x-hua": the demands of x, the frequency of x and the influence of analogy.

Keywords: x-hua; Expandability; Word frequency; Analogy.

[责任编辑:箫姚]